

希特勒的女試飛員

漢娜芮琪不平凡的一生(下)

沈運曾譯



就在飛Me-163B最後一次中，幾乎賠上了她的小命。因那一彗星式「駕駛艙的設計，的確不太適合像她這樣嬌小身材的人，她的腿得拼命往前伸，才能踏著舵板，所以逼得她不能扣上肩帶，這樣才能稍向前傾，便於操作。

起飛後一路無話，直到芮琪啟動拋棄起飛輪架盤之開關時，才發覺不妙，飛機立即發抖，變得無法控制。而她的無線電又失靈了，直到看見她拖機之一的機員猛揮著手巾，並把起落架收起又放下，她才恍然大悟，此一砲彈型機身起飛用的輪架盤，並未照原本設計的在起飛後從機腹脫離。但無論她如何使盡渾身解數，包括拖機飛行員的一切努力，都無法使輪架盤鬆動分毫。

芮琪決定試著將飛機降落，她幾乎快成功了。不料，在降落的最後一瞬間，飛機失速墜毀在跑道外一塊犁過的田地裡。她大難不死逃過一命，但卻身受重傷，鼻頭幾乎被磨平，頭骨破裂四處，兩頰顏面骨折，上下顎骨亦被摔裂錯開。

失事後四天，由於她在各次試飛中，無論技術方面之貢獻與勇氣，都十分優異，戈林大元帥親頒給芮琪一枚特別用鑽石鑲飾的「金質軍事飛行勳章」(Golden Medal for Military Fly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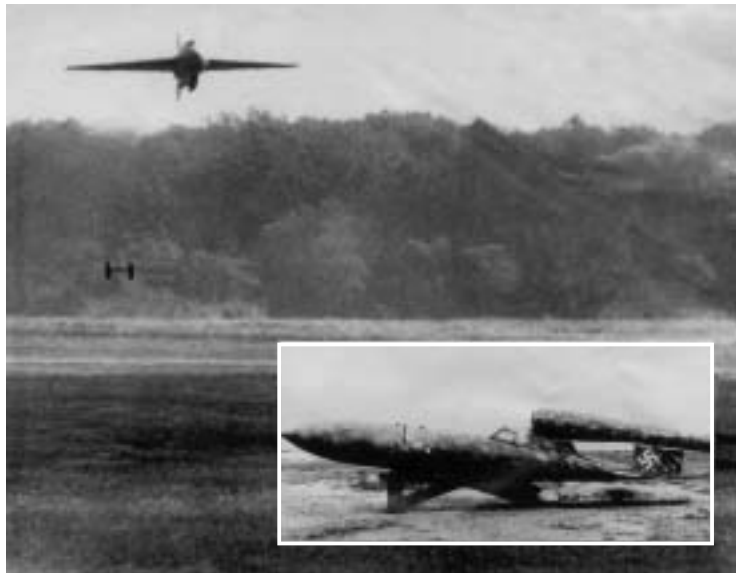
1，之後她更獲頒「一等鐵十字勳章」(Iron Cross First Class)。

歷經住院治療五個月及多次整容手術後，芮琪終於回家。一開始，她雖然仍深苦於頭痛眼花、不辨方位，且在未獲醫生准許之下，她便開始飛行。先從滑翔機開始，漸漸到有動力之航空器，再進一步進行費力耗神的大動作特技，直到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優異技術為止。但實際上，她的外科醫生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她失事後的第十個月，才給她恢復正常活動的醫療許可呢。

芮琪隨著Me-163研發小組前往佩內蒙基地(Peenemünde-west)參加杜柏格將軍(Gen. Walter Dornberger)及馮布勞(Wernher von Braun)所主持的脈衝噴射(Pulse-jet)為動力之「V-1嘯音炸彈」(Buz bomb)及「V-2」電導飛彈計畫。在盟軍首次空襲該基地，經猛烈轟炸後，整個佩內蒙幾乎夷為一堆破鐵亂石，她居然全身而退。此際，德國之命運顯然已到最後關頭。不久之後，當她在柏林一次午餐會上與朋友們相聚時，話題轉到討論他們如何才能拯救如今看來已是如狂瀾之末的偉大德意志。終於，這

一群人提出建議：利用飛行員駕自殺轟炸機，從空中痛擊盟軍的戰略目標。並將此一想法命名為「捨己行動」(Operation self Sacrifice)。

無論芮琪與最高階層之納粹官員如何熟悉，顯然亦不得不承認，這幫人已將國家導向覆滅。當她恢復Me-163試飛職責後。一天，受邀與戈林元帥共進午餐。在餐敘中，他非常驚訝地發現，這位帝國的大元帥，顯然仍生活在夢幻的世界中，他深信Me-163正在大量生產，很快便會將祖國從盟軍上千架飛機焦土轟炸的災難中拯救出來，救生靈於塗炭中。更糟的是，當芮琪試圖改正戈林錯誤的想法時，他非常清楚地說，他是絕不會聽信任何反對意見的



芮琪試飛Me-163「彗星式」，應在起飛後拋棄之輪架盤懸掛不墜，因而降落時墜毀。墜機重傷後十個月，芮琪遂開始飛脈衝噴射為動力之「V-1嘯音炸彈」，小圖即該有駕駛艙之炸彈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因為國試飛之功績，希特勒頒贈「一等鐵十字勳章」予漢娜芮琪，中後為戈琳元帥

並很快地離席，去與他的子女們玩耍去了。如今，Me-163基地已遷至茨衛齊納塘(Bad Zwischenahn)，當芮琪重返該基地時，計畫領導人卻拒絕她參加研製及試飛的工作，無論她如何力爭，仍不能扭轉其立場。此時，芮琪長期以來的老朋友葛雷恩將軍，在她退出Me-163計畫後，向她提出一個要求，請她到俄國戰場前線去看他，試圖藉此鼓勵部隊士氣。在此次旅行中，芮琪目觀戰爭慘烈血腥的現實，內心深處不由得產生一種殘酷的報復心態。事實上，這無異是更堅定他組織一隊自殺飛行員的決心。

到一九四三年底，她藉應邀赴貝希特加登(Berchtesgaden)參加頒發「一等鐵十字勳章」典禮的機會，直接向希特勒討論「捨己行動」

的事。可是領袖卻迴避其自殺轟炸機建言，顧左右而言他，展開了新式雙引擎梅氏Me-262噴射戰機如何可挽回祖國命運的長篇大論。事後，經芮琪不斷催詢其提案，最後終於獲得元首勉強同意，但僅准試辦，且還有一條但書，他必須親自瞭解其中的細節。

「捨己行動」開始進行。計畫使用正進入生產「原型」階段的Me-328，做為一寄生的「犧牲戰鬥機(Sacrificial Fighter)」，芮琪和她的一些飛行員們便開始用Me-328試飛，用其本身動力飛行，使之像一架滑翔機般，從一架杜尼爾(Dornier) DO-217E雙引擎轟炸機上發射而出。這些計畫均在一次盟軍大轟炸，將正在製造Me-328的工廠夷為平地後，宣告終止。雖然芮琪救亡的雄心壯志一時受挫，但這樣也好，因為Me-328的致命缺失太多了。

於是計畫經重新調整，冀能使用當時正進入作戰生產之「V-1」噴音炸彈，在炸彈上加裝一簡單之駕駛艙，以備自殺飛行員之用。於是一紙訂單下去，訂製了七十枚有駕駛之炸彈，由菲士勒(Fieseler)公司承造，命名為「103「利興貝格(Reichenberg)式」。此一有人駕駛之「V-1」確實極易操作，但滑翔起來卻像一塊磚頭，且因降落速度過大，且極易打地轉(ground-loop)，所以其雪橇降落的學問可大了！

如果要把「V-1」做為可飛行的炸彈使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芮琪述說與葛雷恩將軍在希特勒自殺前一刻，從元首地堡中最後一次飛出情形

的話，有一棘手問題，那就是動力傳導至整個結構的振動問題。由於脈衝噴射引擎係經由排列得極為靠近，像機關槍一樣的爆發而產生推力，所以稱之為「嘯音炸彈」。在試飛時，芮琪便指出此問題，同時也提供了許多改進的意見。

且說此「103試飛機駕駛艙的位置正在引擎進氣口前方，假定在試飛中發生緊急狀況，飛行員勢將掀開艙蓋跳傘，如果引擎仍在轉動時，那跳出來的飛行員幾乎是毫無活命機會的。而事實上，「103」的七位教官中，便有兩人喪命，四人負傷，只有芮琪是惟一從試飛計畫中幸運存活下來的教官。

德空軍終於成立了一個稱為「里昂尼達斯中隊(Leonidas Squadron)」的自願飛行員隊伍——即前第一〇〇戰鬥隊之第五中隊(The 5th Staffel of Kampfgeschwader 200)。何以特別更改隊名呢？可能是比照公元前四百八十年，率



一名英皇家空軍軍官在柏林佔領區檢視芮琪降落於布蘭登堡門前林蔭大道上之Fi-156「白鵝式」小飛機

因戈林策畫奪下國家之領導權，希特勒一怒遂下令將戈林逮捕，並擬派葛雷恩為空軍總司令。

飛往柏林元首的地堡之最後一段荒涼航程，是使用一架小不點兒的「白鵝式」(Sorch) Fi-156型機，由葛雷恩自任駕駛，以便芮琪縮蹲在其背後。飛機穿越圍城的蘇俄軍隊高砲陣地火網時，小飛機引擎及油箱均已中彈。一顆穿甲彈將葛將軍的右腳擊爛。他當場便昏死過去。幸得芮琪身手俐落、技術高超，總算設法把飛機成功地降落在城市中心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前林蔭大道上。兩人居然趕到了希特勒的祕密地堡。他們在那兒待了兩天，當俄軍強行攻城之最後時刻，希特勒見大勢已去，只有揮淚下令撤出柏林。葛雷恩和芮琪遂乘暗藏於地堡附近的一架飛機逃離。

到了五月九日早晨，芮琪不得不將葛將軍送往克茲布爾(Kitzbühel)一家醫院療傷。依據一名英國軍官所提供之情報，當天下午芮琪便被美國人拘留，這一被抓去後，便被情報人員長期盤問和監禁——部分原因係謠傳，她曾將亡國之君希特勒載離危城助他逃離——但終於查無實據。芮琪得以免戰犯罪刑，共關了十五個月之後，才從大牢中獲釋。

在她坐牢期間，芮琪發現，堂上雙親因不願被俄軍俘虜，業已雙雙自殺。葛雷恩將軍亦然。他獲悉美國人即將把他移交給俄國軍方後，亦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在薩爾斯堡(Salzburg)服毒自盡。據報導，他在吞下氰化鉀之前的最後遺言是：「我確是空軍的最高領導人，但是我沒有空軍。」

直到戰後若干年，盟國仍不允許德國人做滑翔運動。芮琪後來終於開始在歐洲各地演講，但仍不准其參加在英國舉行之飛行比賽，時

為一九五四年。直到一九五九年，她才代表德國，做了一次運渡滑翔機之旅到印度德里(Delhi)。在當地，她與甘地夫人(Mr. Gandhi)成為朋友。到一九六二年，她跑到非洲加納(Ghana)開辦了一家滑翔學校，並再度訪美，與伊戈席可斯基(Igor Sikorsky)——人稱直升機之父。見本刊三九五期本欄——及美太空人阿姆斯壯(Astronaut)等相見。在她餘生中，芮琪因受已逝德國魔頭元首及其死黨間緊密關係——無論是真實或虛構——的波及，始終是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特別是一九四五年，她曾在希特勒地堡中暫住，及發生在她周遭的種種陰魂不散地纏繞著她。在一九七九年，芮琪因心臟病逝世前不久問世的一本她的新版回憶錄附記中，她寫道：「在所謂各方目擊證人的報告中，都忽略一項鐵的事實，那就是我被派執行此一任務，完全因為我是一名飛行員，且是可以信賴的朋友（葛雷恩的），但卻稱我為「希特勒的女友」。我只能假設，編造這種說法的人，根本未曾想到這說法將如何影響我的一生！從此，我便被譴責和控訴許多多與『第三帝國(Third Reich)』有關的事情了。」

在二戰期間，漢娜芮琪是基於她認知的，與「納粹」截然不同的「日耳曼帝國主義(German nationalism)」，而奉獻其精力與專業技能的。她深信自己是效忠於德意志，而不是希特勒。但高於一切，她所最鍾愛，終其一生不會改變的，仍是她對航空，特別是滑翔的熱情與寄託。她一生中曾創下超過四十項以上的世界紀錄，其中許多為滑翔機飛行。她曾寫道：「有動力飛行，誠為超越自然界之一大勝利，但滑翔，卻是一個靈魂逐漸與大自然渾然合為一體時所奏之凱歌！」（完）

領一千名敢死隊，為拯救希臘淪為入侵者波斯人手中，而奮勇戰死的一位英勇的斯巴達(Spartan)將軍之名而來。芮琪被正式派任為該隊教官。她在此計畫中遭遇到種種困難，要感謝她那些十分冷漠的高層納粹朋友們。當一九四四年底，德國軍情損失慘重時，他們普遍的態度，單以自殺飛行員這餒主意而言，認為應是「非日耳曼(un-German)」的，與德國人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對其成敗不聞不問。

在大戰服役的最後數月中，芮琪的工作包括：將受傷軍人後送到各醫院之降落場，空運遞送緊急文件，以及測繪進入一片瓦礫之柏林的航路等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葛雷恩將軍告訴芮琪，她必須將他送往柏林去和希特勒開會